

首卷：2000—2005

跨入21世纪：

世界与中国

WORLD AND CHINA

刘江永 主 编

宋念申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首卷：2000—2005

跨入21世纪：

世界与中国

WORLD AND CHINA

刘江永 主 编

宋念申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近五年来中国《环球时报》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清华环球论坛”和“国际论坛特别栏目-对话”之集大成。书中主要介绍了21世纪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重要国际问题、中外关系、中国国家安全等问题的看法。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中外学者对话形式,重点反映双方就同一问题阐述的相同或不同的观点。对话选题广泛,不拘一格,精彩纷呈。

下编以座谈讨论形式,重点反映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就同一问题发表的看法。论坛主题突出,立足中国看世界,纵观世界话中国。应邀参加论坛的嘉宾中包括中国著名学府的教授、政府相关部门研究机构的研究员、长期从事国际报道的资深记者、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前驻外大使和军队系统的相关专家学者等。他(她)们以长期的亲身经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非凡的敏锐思维,就国际热点问题、世界形势和中外关系等,坦率交换意见,点评全球大事,既有高度又有深度。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入 21 世纪:世界与中国/刘江永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5
ISBN 7-302-10702-5

I. 跨… II. 刘… III. ①中外关系—文集 ②国际问题—文集
IV. ①D822-53 ②D8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2887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n>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 编: 100084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组稿编辑: 李淑红

文稿编辑: 杨宝茹

封面设计: 付瑞学

版式设计: 刘伟森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北京市密云县京文制本装订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40×203 印张: 10.125 字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10702-5/D·162

印 数: 1~3000

定 价: 23.00 元



伴随着人类跨入 21 世纪的步伐，“清华环球论坛”至今已经历四春五秋。应广大读者要求，刘江永和宋念申两位先生将迄今发表的“论坛”和“对话”纪要整理成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作为“清华环球论坛”的初创者之一，我谨在此向两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环球时报》编辑部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合作，于 2000 年秋共同创办了“清华环球论坛”栏目。这在当时是国内报业的一个创新。在中国，报纸偶尔报道一个座谈会的纪要是早已有之的，但拿出一个固定的版面，与一所大学的研究所长期合作共建一个论坛则是没有先例的。这一论坛能坚持数年的确是需要一种精神和毅力的。据我所知，“清华环球论坛”一建立就得到了社会的好评，普通读者、专业人士和决策者们都从中受益。不少人还特意剪报留存，以作长期参考资料。近年来，国内一些与国际问题相关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效仿，建立起各种名称的国际问题论坛。然而，近五年过去了，真正持续办下来的却只有“清华环球论坛”，余者似都销声匿迹了。我无从得知其中的具体原因，

但深知长期不懈地每月组织高水平论坛之艰辛和产生社会效益之不易。

为了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国际形势,“清华环球论坛”在组织国内专家讨论的基础上,于2002年又推出一个清华环球“对话”特别栏目。该栏目是邀请国内与国外有关专家进行对话,以利读者了解中国人与外国人对相同国际问题的认识有何异同。

“论坛”与“对话”两个栏目都是将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件作为讨论主题,因为这是中国读者最关心的。这两个栏目邀请嘉宾时非常注意专业背景与特长,尽力避免一般性的“业余评论”,目的是使读者了解一流专家学者的内行分析。这两个栏目在选题上还注意了读者参与的问题,尽量选择能引起读者进行深度思考的问题进行讨论。另外,我们尊重学术研究与探讨的精神,尽量充分反映嘉宾的独到见解,努力在严肃而热烈的讨论中产生思想火花。

如今,“清华环球论坛”和“对话”栏目已经成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国际风云和中外关系的一个窗口,也是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纵论天下大事、点评国际关系的一个平台。近五年来,这两个专栏汇集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水到渠成地形成《跨入21世纪:世界与中国》一书。我虽已不再主持这两个栏目的讨论,但看到这两个栏目办得越来越有深度、越来越受读者欢迎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学术为民,服务社会”是我们的初衷和理念;读者的信赖与期待,是我们不断进取的动力。我相信,本书的出版是一个新的起点,如果这两个栏目能常办常新,并继续整理成册,将逐步形成一套集各方智慧的《清华环球论坛》。

在本书出版之际,特向长期以来关爱我们的读者和给予我们支持与合作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阎学通

2005年春 于清华园

上编 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3 与发展的中国相处

(哈里·哈丁, 阎学通)

附 中美有“结构性矛盾”吗? ——评《与发展的中国相处》

(俞邃)

13 大国是否必然走向冲突

(约翰·米尔斯海默, 秦亚青)

附 大国更需要合作

(陈晓律)

21 中美峰会具有实质性意义

(戴维·蓝普顿, 王缉思)

28 中日关系: 冷与热之间

(关志雄, 冯昭奎)

35 中国对外政策将更加务实

(沈大伟, 时殷弘)

42 世界怎样和美国相处

(玛丽-克劳德·斯穆茨, 阎学通)

49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责任

(詹姆斯·多恩, 侯若石)

- 56 东亚前景在于中日合作
(小川雄平, 李晓)
- 63 欧洲模式挑战美国模式
(米歇尔·阿尔贝尔, 丁一凡)
- 69 “日本病”有多严重?
(杉浦哲郎, 马成三)
- 75 信息技术给中国带来什么
(彼德·考黑, 刘兵)
- 81 文明与国际冲突
(杜明, 雷米·勒沃, 阎学通)
- 88 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
(谢淑丽, 王缉思)
- 95 非西方媒体应发出更大声音
(扎伊特, 李希光)
- 102 解读台湾“民主”政治
(郑永年, 许世铨)
- 109 美不应给台湾错误信号
(罗伯特·萨特, 楚树龙)
- 116 大学要培养治国之才
(爱莉森·理查德, 顾秉林)

下编 圆桌论坛上的不同视点

- 125 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杨成绪, 薛谋洪, 王缉思, 贾庆国, 阎学通, 楚树龙)
附 做大国应以人为本
(资中筠)
- 134 国家利益改变了吗
(王逸舟, 朱成虎, 曲星, 章百家, 金德湘, 阎学通)

- 140 信息化：我们的机遇与忧患
(李希光,秦海,侯若石,方兴东,阎学通)
附 信息化,关键在人
(陈晓律)
- 150 中美：分歧与利益之间
(莫健,李柏思,倪克波,牛军,赵小卓,金德湘,阎学通)
附 如何相处,美方责任更重
(毛寿龙)
- 163 东亚能否走到一起
(钱文荣,余永定,赵春明,阎学通)
- 169 如何划分今天的世界
(秦亚青,张小明,唐文方,阎学通)
- 175 布什政府如何与中国相处
(苏格,金灿荣,符成礼,张沱生,阎学通)
- 181 中俄：合作是必然选择
(普里瓦洛夫,基里洛夫,季志业,郑羽,阎学通)
- 187 我军现代化任务紧迫
(罗援,姜志军,金一南,李彬,阎学通)
- 194 我们的外交环境有多大变化
(杨成绪,曲星,杨希雨,阎学通)
- 201 如何看美国的亚太战略
(吴心伯,周建明,黄仁伟,郭学堂,阎学通)
- 208 中国需要多边外交
(石春来,王嵎生,刘华秋,郑启荣,阎学通)
- 214 亚太会不会出现“小北约”
(金熙德,王仲春,朱铎,金灿荣,阎学通)
- 221 中日关系的变化和分歧
(宫家邦彦,蒋立峰,刘江永)

- 228 中国与南亚构筑新型关系
(程瑞声, 陆树林, 孙士海)
- 235 从大国兴衰看中国的崛起
(吴建民, 谷源洋, 牛军)
- 241 伊战后世界更不安
(李绍先, 王嵎生, 殷罡)
- 248 “大欧盟”即将诞生
(丁原洪, 宋新宁, 冯仲平)
- 附 东扩不是欧美争夺
(丁刚)
- 258 我们拿什么遏制“台独”
(余克礼, 李家泉, 阎学通)
- 265 主动应对能源挑战
(夏义善, 李长久, 张志祥)
- 272 小泉政权还要走多远
(凌星光, 冯昭奎, 刘江永)
- 278 多边主义艰难前行
(梅兆荣, 钱文荣, 江凌飞)
- 285 怎么看美国军力调整
(彭光谦, 陶文钊, 刘学成, 唐占晞)
- 292 2004, 大国矛盾“间歇”年
(邢广程, 阮宗泽, 贾庆国)
- 299 布什外交政策不会大变
(王缉思, 张沱生, 刘建飞)
- 306 海啸救援给世界一个机会
(方连庆, 朱明权, 朱立群)
- 313 后记

跨入 21 世纪：

世界与中国

上

编

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本编收录的 17 篇对话，发表于 2002 年 8 月到 2004 年 10 月的《环球时报》“国际论坛·对话”专版。我们邀请中国和海外的著名学者、专家，围绕中国和平发展、大国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学者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视角，也代表着不同的国家利益。“对话”从一个侧面表达着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姿态。

与发展的中国相处

哈里·哈丁：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1. 美国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发展了的中国

哈里·哈丁：有很多中国人在讨论美国最近颁布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我本人并没有看到这份报告，但我想应把它放在一定的环境下来看。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国内对“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力量究竟在经济和军事上意味着什么”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很大程度影响了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辩论。在历史上，我们更多了解的是一个国力较弱的中国，因此现在当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时，我们就要找到合适的应对政策。我可以说这份报告不太可能改变白宫和总统自身对待中国的方法，白宫现在的政策是在更大程度上延续上一届政府的中国政策。

不少中国人猜测美国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阿富汗、伊拉克之后应该谁呢？是不是北朝鲜和中国呢？我想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美国并没有这样宏大的计划。

阎学通：我部分地同意您的看法。美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报告的确反映了美国看法上的一些重大变化。以往美国要对付的是个发展中的中国，现在要对付的却是一个发展起来了的国家。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此美国感觉到的威胁已不仅仅是潜在的了。我认为这份报告不仅说明美国国防部或者白宫的决策者们对中国力量的变化感到了担心，而且说明布什政府已经采取了同克林顿政府不一样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在克林顿时代，美国政府

希望同中国接触,想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现在布什政府似乎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遏制中国,不让中国发展得更快。在这份报告之前,我们还听到了另一种言论,谈论在五到十年内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而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应该如何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做好准备,灾难性的时间就要来了。

哈里·哈丁:从整体上来讲我可能并没有您那么悲观。首先,我们不可否认布什政府同克林顿政府在全球战略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在中国问题上,我不认为这两届政府的政策差异有多大,至少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大。有一点您是对的,即美国想把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实际上美国很高兴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很高兴能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谈到台湾的军事冲突问题,台湾的情况、台湾人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以及对同大陆关系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在台湾对岸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仍旧承诺在台湾没有挑衅而遭大陆攻击的情况下要保护台湾。这实际上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安全和军备竞赛,参与竞赛的三方是中國大陸、美国和台湾。各方面都在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进行着规划,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希望这一地区发生军事冲突。

阎学通:美国的确希望加强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但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双轨政策。在经贸上,美国要扩大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但在安全关系上,美国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这方面美国不仅对中国实施了控制,主要是防止中国获得军事高科技产品,另一方面美国加速了对台湾的军售,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就我的感觉,美国和台湾在政治上正逐渐走向军事联盟关系。

2. 中美战略冲突是否不可避免?

哈里·哈丁:我承认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同克林顿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仍不认为美国对中国最根本的战略已经发生了

变化。在台湾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有意思。我们和台湾接触越多,就越认识到台湾的组织和准备有多糟糕。因此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首先,如果大陆真的对台湾有那么大的威胁,如果台湾真的要为了“自由、自治和它们的社会”而战斗,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好好准备呢?关键在于台湾感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另一个问题是台湾的战略是怎样的?台湾的战略只是让美国和大陆打起来吗?它准备在这场战争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呢?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并不是免费的,他们究竟打算在自身的防御上花多少钱呢?我并不是要否认您的看法,美台关系的确朝着某种类似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但两者间的关系远不简单。

阎学通:美国和台湾对待这种关系的目的显然是不同的。美国除了关注台海的安全问题之外,背后还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因为台湾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武器市场。台湾所以在武器上花这么多钱,最主要的是政治目的,而非军事目的。台湾方面并不在乎从美国那里购买的究竟是成熟、先进的武器,还是落后、无用的东西。只要台湾向美国购买军事装备,那么就从美国那里购买了“保护台湾”的承诺,美国就会被卷到战争中来。

国内有很多人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办法不同美国产生麻烦,因为不管中国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情况变化,都会让美国担忧。在我看来,实际上中美之间的问题都是结构性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就成为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幸的是,中国此时被认为是最可能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在努力避免双方的误解,扩大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但可惜即使是“9·11”事件也没能非常有效地巩固中美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要改善中美关系,惟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扩大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

哈里·哈丁:我认为,自从苏联解体后,“9·11”事件第一次

为中美两国提供了重大的战略共同利益,我称之为中美之间的“战略黏合剂”。当然中美之间还有其他一些共同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往来、科技文化上的往来以及避免某些冲突的战略共同利益,但“9·11”事件的确是中美之间第一次共同的战略利益。关键问题在于,随着反恐战争的进一步发展,这还能成为中美之间强大的共同利益基础吗?

现在我们回到讨论的核心: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这有赖于中美如何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大战略,这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的结果。我们假设美国的战略就是要遏制中国,防止中国增长太快,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反过来说,如果中国的大战略是把美国从亚洲排除出去,这同样也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但这两种选择并不是中国和美国的必须选择。因此问题就是:中国的雄心是什么?中国想要得到什么?以及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得到什么?如果我们都能让彼此的目标相互容纳,那么麻烦就会少很多;否则,就会带来麻烦。

阎学通:从孙中山以来的中国领导人,都使用着同样的一个词:“民族复兴。”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中国对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不感到满意。中国希望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国家,希望得到应有的国际尊重。一个有着 5000 年历史和 13 亿人口的大国,必然希望能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力量。如果双方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大家都会认识到冲突的存在,而不会掩盖这个问题或者假装没看到。我们努力的中心应该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如何逃避矛盾。我认为竞争是有积极作用的,人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都依赖于竞争。问题在于中美之间如何进行和平的竞争?怎样才能避免使用武力来解决矛盾?考虑这些问题对中美关系将有所帮助。20 世纪 50 年代,赫鲁晓夫曾经使用过“和平竞赛”这个词,中国当时使用的是“和平共处”。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时使用这两个词汇,和平竞赛应该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也可能意味着我们彼此不交流,那么这个概念就不是积极的了。但

“和平竞赛”却能成为一个积极的概念。如果我们能让主要国家之间保持这种竞赛，而不让这种竞赛转移到军事领域，那么我们就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保持关系的正常。

3. 在什么领域竞赛？在什么领域合作？

哈里·哈丁：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使用“竞争”这一概念上非常不同。“竞争”在经济上是非常积极的，但在战略上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认为布什政府在这一点上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他们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经济“伙伴”，实际上应该恰恰相反，中国应该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和经济“竞争对手”。所以我同意您的关于中美应该吸取竞赛的积极影响的看法。这意味着两件事：首先，中美之间所有的竞争都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其次，中美应该避免在战略领域进行竞争。至于中国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或者超级大国这类的争论，主要的问题是：这些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可能知道在日本国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争论，即日本是否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所谓的正常国家究竟是什么意思？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同英国一样的正常国家吗？或者日本应该像德国或者丹麦那样正常吗？在说这个问题时应该找到参照对象。说中国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主要的国家”或者“超级大国”，都让我搞不清楚中国到底要如何，这些词汇太模糊了。我们希望知道的是中国究竟是否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究竟想获得什么自己没有的东西？

阎学通：中国仍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主要来自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俱乐部的孤立。在一些组织中，并不是中国不想加入，而是这些组织把中国排除在外。

哈里·哈丁：不知道是否有人读到了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他其中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概念。事实上，我认为布什提出最有意思的并不是这点，而是自己对国际社会的看法。他指出中

国是美国潜在的伙伴,但同时指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是那些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要实现这种看法,就依赖于中国的雄心如何同美国的看法联系在一起。从这届政府的立场看,如果中国要获得那种国际地位,就不仅要变得富有和强大,同时还要更加民主。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阎学通:我认为这次讲话中最积极的一个词就是“伙伴”,这说明我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实现。不幸的是,在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的障碍,要克服这些障碍,建立稳固的伙伴关系非常困难。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些对抗限制在讨论的范围内,而并不延伸到军事领域,那就已经很好了。说到伙伴关系,我认为中美的确能在很多事情上合作。中国大多数战略思想家都认为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核战略并不是针对中国的。

哈里·哈丁:很多人问我,美国是否认为中国是首要敌人。美国有两亿人口,因此在讨论中国是否是敌人时非常谨慎。我们能肯定的一点是,中国现在并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政府不希望中国成为自己的敌人,美国民众也并不认为中国是敌人。当然如果美国人被迫选择中国究竟是美国的盟友还是敌人,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我们悲观一些估计)40%到50%的人选择中国是敌人。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你给的选择涵盖了很大的范围,从敌人、朋友、伙伴到盟友等,选择敌人的大概也就在20%到30%左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这完全依赖于这个人从自己的标准出发。但我敢说,更多的中国人会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因此我可能得重新引导这次交谈,问问你们,为什么中国把美国视为自己的敌人?

阎学通:我同意您的看法。但问题正如您所言,在美国,判断中国是否是敌人的标准不统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可能是意识形态、国力、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等。但在中国,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判断美国,这就是美国的行为。很多中国人是在出现了轰炸中国使馆、撞机等事件后才开始改变对美国